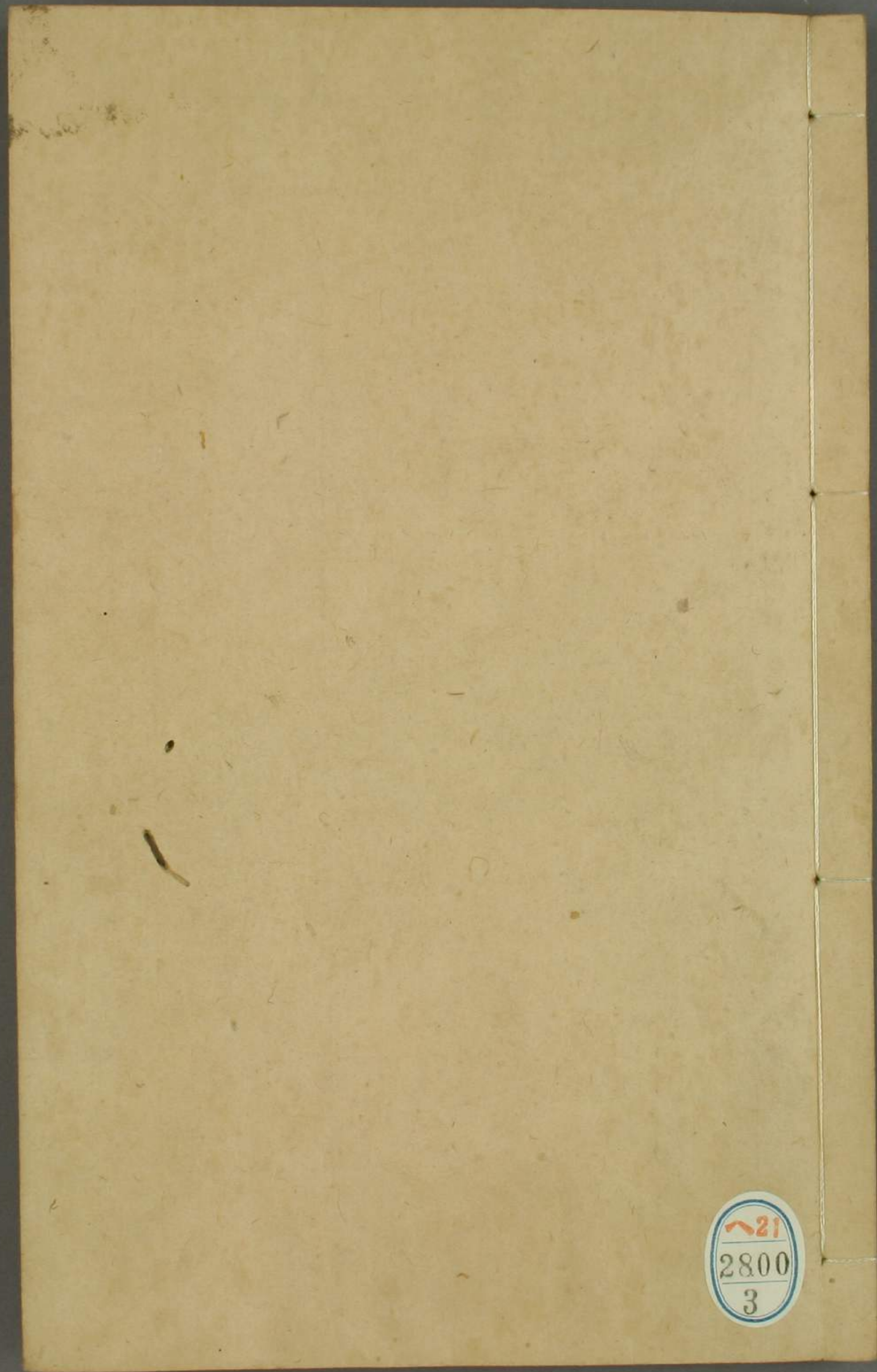




剪燈餘話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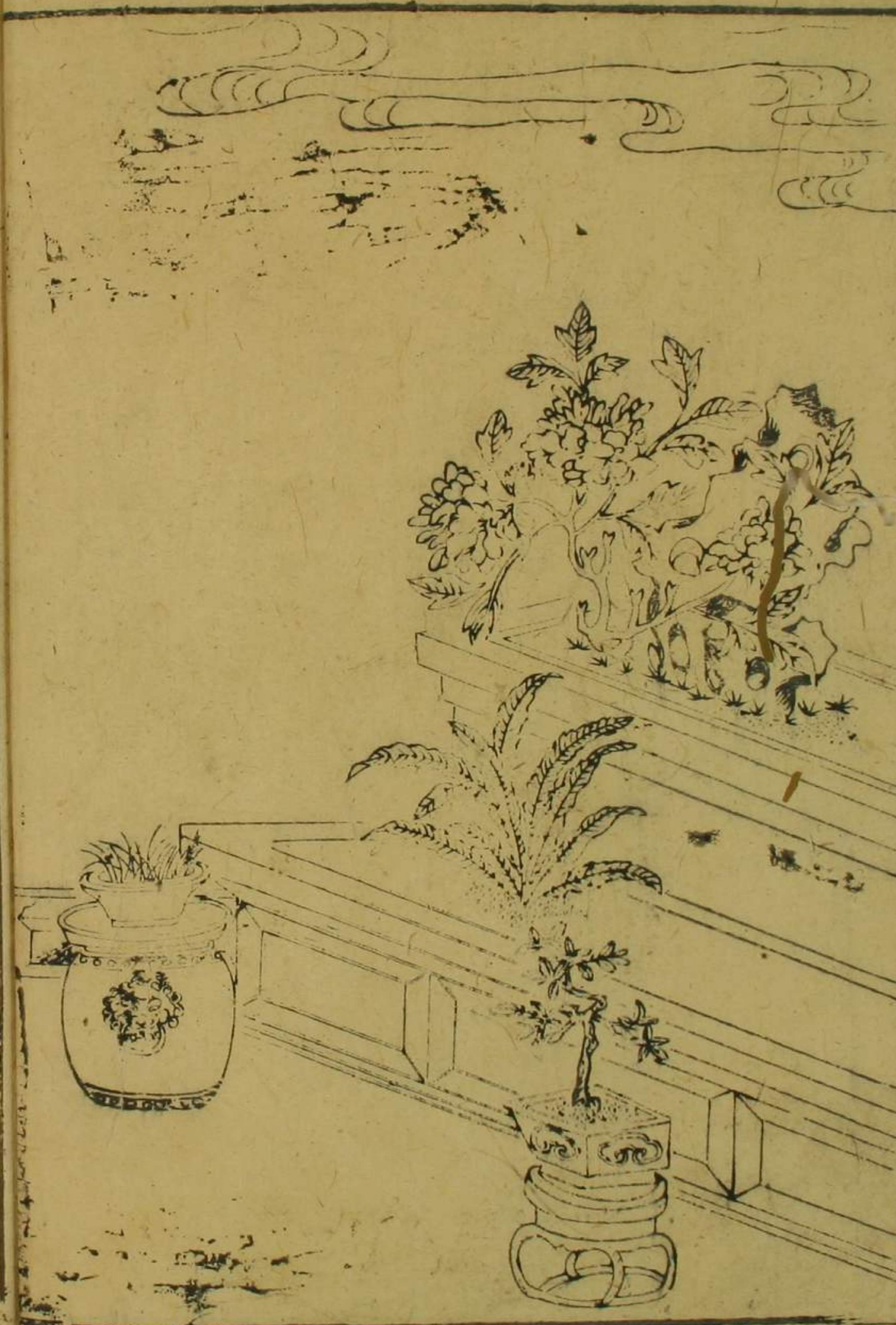
廬陵李昌祺編撰

新安黃正位訂定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隆
祐孟太后南遷留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生行
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輒能成誦九齡曉屬對
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
祖氏者特愛生生往來姑家甚熟祖有異母兄弟同





居各爨兄沒惟嫂練氏及二子三女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壻生女亦眷眷屬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吟嘯其側女窺無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好我亦願爲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儻姻緣會合得爲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

非商家郎則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渠爲配足慰平生因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根枯葉落誓畢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尤敬慕焉至親捧茶與生生取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聞也會生姑與練妯娌參商陽爲從吏陰實沮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生以告女曰子旣未便開親我亦不卽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子爲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荆釵布裙畧無垢

汗下至足纏亦潔白如雪兼之賦性和柔婉婉特甚
機杼之精剪製之巧爲十族冠二嫂酷妬之女不較
也生重其爲人愈有伉儷意然難得良媒姑又不力
贊兩下遷延遲遲歲月生旣冠去事舉子業女家蹤
跡稀矣然女念生未嘗去懷惟母知其情喻之曰吾
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勿煎熬徒
損容貌逾時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
嫂俱歸寧女獨紡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巷半
磚砌磴道以登生從園中還聞女車聲徑奔女所女
見生來喜氣溢面輟紡敘禮與生對坐且紡且談因
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算卜其諧否又與生話家事
甚悉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闌深處一枝花穠艷何曾識露華素質自攢手
辦玉香肌紅映六銖鈔金鈴有意頻相護繡幄無
情苦見遮憑仗東皇須着力向人閑處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識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
生一一敷釋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幃房子必教我
我雖愚暗久當能之生曰婦人女偏是聰明以子

慧心學之易易因代爲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
吹開準擬倩東風
生愁夕露凝珠淚
最怕春寒損玉容
嫩蕊折時飄蝶粉
芳心破處點猩紅
金盤華屋如堪薦
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縷縷爲詳詩意
女曰嘗聞子才調
敏捷今觀信然使我傾仰
彌切因目生父之曰子精神
意氣決非庸人後當貴顯
我欲以蒲柳之質爲託者
非有他也
以父早亡母年漸老
長兄書寫公門次兄陷身吏役
二嫂悍惡子所深知
但得遠離
究獷獲託絲蘿
子縱無官不爲命婦
亦不失爲士大夫妻
萬一流落俗子手
中有歟而已
惟子念之圖之
生自初悅其貌
不料其淑懿有識
若此自是拳拳
婚議惟恐蹉跎
俄而女兄果以吏敗家事
亦落生父母無意締盟
謝而辭之
遂缺望矣
生私作長歌一篇寄焉
歌曰

我昔正髫年
笑騎竹馬君床邊
手持青梅共君戲
君身似玉顏如蓮
愛我聰明耽筆硯
鸞鸞文章紫騮健
風鬟霧鬢緋染唇
鳳尾叢邊幾回見
層樓窈窕洞房深
春織縷縷抽冰綫
寒脩不來柰若何
羅

帶同心竟垂願綉襦甲帳隔天涯未解離魂學張
倩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湖
夢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母留姻戚家二嫂尋覺與女大鬧女深處閨
閣性復善良莫敢出言又不能罵然不勝憤兼之音
約秦盟遽然斷絕淒涼憔悴踽踽無聊是夕竟縊於
樓上母歸哭之慟手自洗殮於胸前得一綉囊密貯
杏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違其意仍置
棺中生聞女歿託以省姑走弔焉至則珠沉璧碎玉殞

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遂歸葬於
壙成墳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職烜赫于時雖別
取妻妾意不忘女常與天師無爲張真人論鬼神偶
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爲飛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
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查籍以妾當生三子壽
至六十數未克終卒于非命俾再爲女人了其夙業
而昨蒙真人道力天符忽下令往河南府洛陽縣在
城胡氏家爲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歿不忘但恨無以
奉報耳然君方當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

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回顧云郎善自珍安永
逝矣倏然而滅生既覺殆無以爲懷遣人往女家視
鳳尾枯灰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草有草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
芳菲珊瑚寶樹差堪比鬢髮絕似鳳凰翎號以佳
名同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濕洞簫品徹彩雲停娟
娟旖旎猶貞靜琉璃刻葉琅玕柄九苞健翮時下
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晴節金盛夏脩脩
風滿林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栢心華

清處推新翠與飛瓊翠陰會倚叢未許暫偷香
指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事總非真幽芳淑質俱
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綉房麗色頽三春鳳兮偶
昨來過此弄玉臺傾鳳尾灰鴛鴦瓦落野棠青孔
雀屏欹土花紫感時撫舊恨悠悠碧初瓊蕤萬古
休敗砌頽垣蛩弔目荒烟老樹鳥歸秋花草重栽
春又綻鏡破釵離永分散因歌鳳尾寓深衷畱與
多情後人歎

武平靈恠錄



齊仲和名詣漳州人本富家子養有學問頗能文章
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
爲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
堅家爲館客子堅故微黠然發跡欲光飾其門戶故
婿必攀援閱閱銜糴於人名宗右族之貧窮不振
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華腴彼則貪其富貴書翰啓
劄匪冊木錄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爲真衣冠
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歿二子榮可貴可特盛襄事葬
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居五十里仲和爲述行狀請銘
於宋太史景濂且築歸全菴于墓側宏偉壯觀儼然
一坊割田二伯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主菴事
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菴適當途過必留
宿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爲人留館者數載已而貴可
辟孝廉除嘉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歿
秋官獄中家產籍沒菴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
仲和歸往訪項氏抵菴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
菴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遍視僧房或開或闔最後
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

字僧暗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
山僧初有幻體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爲何
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
山僧又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菴耳惜行童俱出不
意公來茗供俱無之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
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飯甚撮而
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
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少選當至恐公
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與項宅親戚
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到僧
曰今日偶值項宅舊客下顧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
和就請衆賓清舉先至者曰余石子見毛原穎也繼
至者曰余金兆祥曾尾合皮以禮上官蓋本如愚也
仲和謝曰燭燈俱無不敢行禮乞不見罪衆應曰旣
爲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
共僧講論辨若懸河疊疊不休深造佛諦僧曰諸公
久得禪蛻當避機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空談更
裁佳句以爲清宵歡樂之資爾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曾擅文房四寶稱盡跨鵠眼勝金星莖箋法劑長
爲侶圓鏡方琴巧製形銅雀墜臺成鳳唼玉蟾吐
水帶龍猩莫欺鈍書渾無用曾與維摩寫佛經

原穎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江淹親向夢中逢遠誇秦代蒙
恬巧近說吳興陸穎工鷄距離來香霧濕狸毫點
處膩朱紅于今贏得留空館老向禪龕作禿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棄置塵埃野衲家僧病幾回將
煮藥客來長是使煎茶無緣不復勞烹餅有漏從
教老歲華昔日炎炎今寂寂莫將冷熱向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庇欲依誰散木微軀久覺衰孔聖絕糧寧
敢慍范丹乏米豈辭饑當年墜地何須顧此日生
塵不可炊稍拙烟消灰燼冷忝忝跨竈欲何爲

以禮詩曰

幻身如絮太輕鬆慣覆盧能與贊公裏裂不因兒
惡臥繒穿只爲匠難逢塵灰積厚無人洗蠟虱生

多欠火供零落半歸虫鼠蠹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益詩曰

常人髣髴貴人朱生者憎嫌死者需除是惡昇無
用我若還解化也須余能函蓋世英雄骨解殮傾
城艷冶軀奇語勞勞塵世客百金莫惜預先儲

如愚詩曰

長鬚古鬣骨稜稜心腹虛空不減增早悟有身應
有患可堪無佛更無僧煩依驚室行將腐人想龍
明去未能朽木枯骸輝寂未一宵清話勝聞經

吟畢撫掌大笑傍若無人忽風約雲開月光穿戶隱
隱見諸人狀貌或矮而體方或瘠而頭銳或黑面而
一臂甚長或烏帽而一軀極短徐行者翩翩然却披
氈屹立者亭亭焉而倚壁寂後一老頸若生鱗伸和
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清風先生羅本素至矣衆皆
起迎遙見一叟縞衣竹杖態度閑雅兩袖翩翩搖擺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穎曰先
生何後也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
不免爲外客所怪以禮曰客雖未耄然早晚當與上

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傷先生語僧曰吾師何故各作
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閭浮劫火紅荒山獨守化人宮三千世界都
歸幻百二山河盡屬空衣蘚亂生悲佛毀床頭不
掃笑僧慵難尋物外逃禪侶罕遇橋邊入社翁猛
虎每逢蓮座下恠禽多宿繡幡中青苔滿院新經
雨黃葉飄龕乍起風一對金剛蝸篆面幾尊羅漢
鼠穿胸殘經缺字函函損故器成精件件雄廣殿
窓開留月照閉門鎖脫倩雲封謾憐衰朽烟霞骨
莫起摧頽土木躬良夜豈期佳客集清吟况與故
人逢案間殘豆充饑腹梁上深煤染病容行人輪
迴歸敗壞不須辛苦笑疲癯莊嚴未必成三昧遊
戲何方運六通梅子熟時圓覺性松枝偃處記遺
蹤欲知吸盡西江意只聽晨鷄與暮鍾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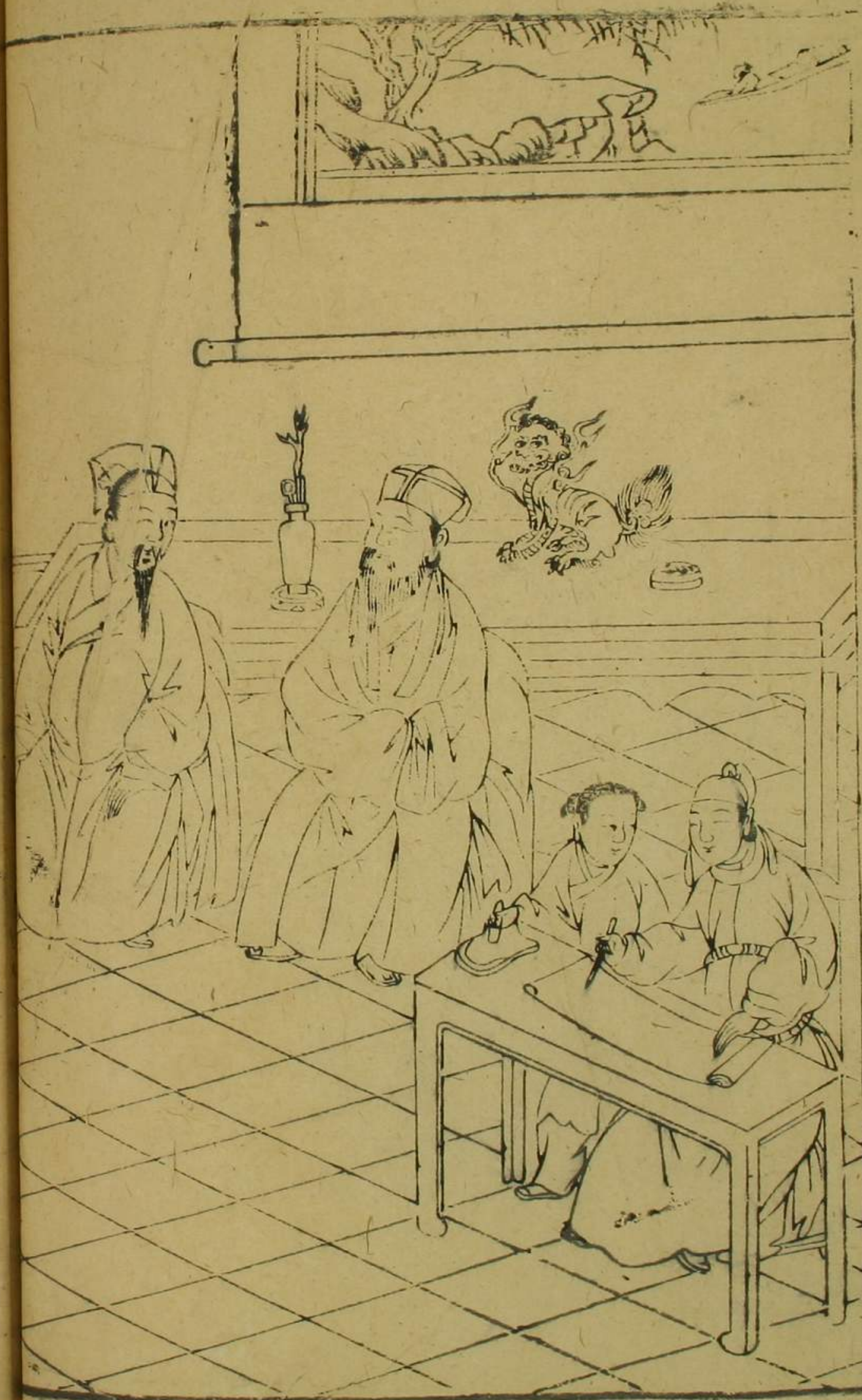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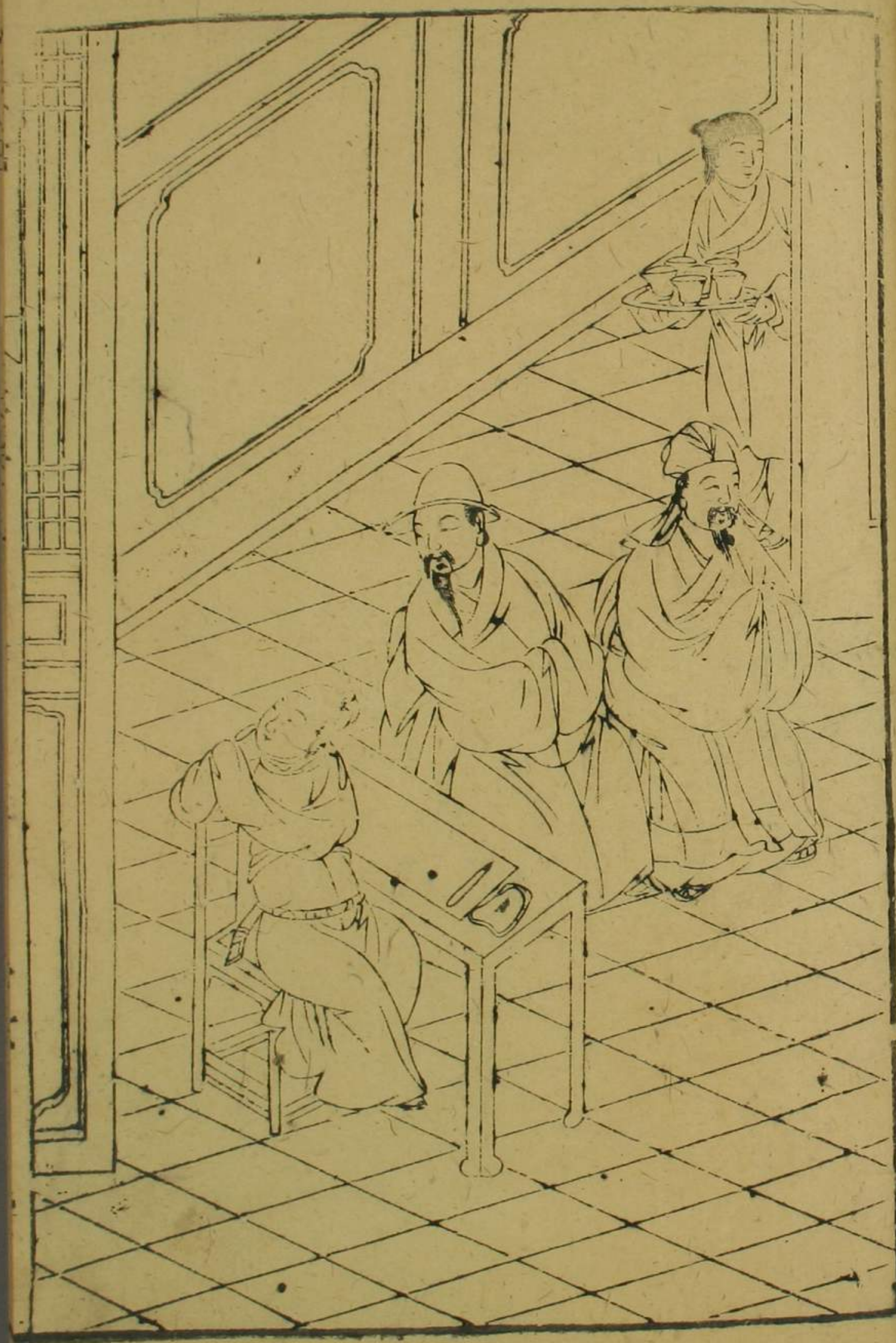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層巒峙秀衆水瀉清蒼龍啓
吉壤白虎開佳城青鳥叶卜筮玄武迎休禎形環
勢抱相回縈信是天造地設成當時項家兩孝子

葬父於此守墳塋歸全復構招提宇遠詣真公作
菴主租糧百碩佃人供鍾鼓三時唄聲舉能幾年
遽如許馬嘶風馳泣雨常住之田官所取門徒之
僧俗爲侶檀那一去寺久荒清宵賦詠來諸郎毛
生脫穎才偏銳石公持重行還方如愚守莊鬚脫
而衰朽兆祥失柄談息而淒涼皮家之翁衣破絮
垢滿襟裾虱爭聚瓦合散誕少持推上官竟狂使
人懼蹇予放浪號清風老大弗改玉虛容平生掃
通天下熱族親尚在杭城中痴僧貧病廢奔走枯
木寒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裟默叅潛悟懶開
口齊諧非是志怪徒相逢且復爲嬉娛功名富貴
盛浮世聲色根塵悲幻軀參橫斗落金鷄曙回首
東西分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墳邊夜談處
逡巡間墜兔收光遠雞戒曉衆賓遽散不知所之仲
和出視莽然空菴還覓僧病獨一泥像觀背間題字
年月正仲和寓菴時所塑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
此幻體君及見之之言復過別室惟敗硯支門禿筆
委地鼠糞堆積于案間因思所食殘豆蓋是物也又

有爛絮被一畚舊羅扇一握甌生塵而欲破銚無柄而半穿柱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方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云此地間無居人復多奇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遭禍墳菴圯毀其家寄一壽木于彼近亦被人劈而為薪止餘蓋在子所遇石子見毛原穎非硯與筆乎金兆祥曾尾合非銚與甌乎皮以禮則被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即子所觀故物顛倒為惑也其曰有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惴慄特甚即日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曠達之士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携瓊奴適富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稚



金瓶梅
卷三

歌辭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時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王者請婚猶切徐本華冑而清貧劉實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茗即劉之子名漢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鄙其閥閱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爲之畫策曰但求佳壻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爲酒食特召一生仍請前輩之善藻鑑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何如一則試詞翰

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壻乎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筵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王從道亦各攜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降登揖讓未免矜持茗即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素舉止自如席尊有耕雲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一見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衆曰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子弟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貴起對曰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屏牽絲設

席等事皆所以擇壻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至前
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攄妙思試爲詠之中目
奮衣在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
睢盱久之不就召卽從容染翰頃刻而成呈上耕雲
惜惜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
綉窓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
暇臨粧臺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肩半軀金釵卸寂寂重門鎖深夜素魄初離碧
海端清光已透朱簾鐫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
落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畫微架後看

右愛月夜眠遲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
可捫分明兒顏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訝冰
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右掬水月在手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疑立素手攀條恐
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
馨滿綉房蜂蝶紛紛入窓戶飛來飛去繞羅裳

右弄花香滿衣

均玉見漢老一辭莫措大以爲耻父子竟不終席而
逸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君卽爲好而君之婚議亦
自此而成不出月餘已擇日過聘矣旣而必貴以愛
婿之故欲其數相往還遂招真館中讀書進學偶童
氏小恙君卽入問疾而瓊奴正侍母湯藥不虞君之
至也迴避弗及乃相見於母榻前君卽眎之姿色絕
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與瓊奴折之空紙
也瓊奴笑成一絕以答君曰

茜色霞牋照面頰王卽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無
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君卽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王恨其奪已之配以白
均玉均玉不咎子之無學反切齒徐沈入骨恨之卽
誣以事俱不得白徐闔室後遼陽沈全家戍嶺表訣
別之際黯然銷魂觀者莫不爲之下泪遂散去南北

不相聞已而必貴傾殂家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蕭
然茅店賣酒路傍雖患難之中瓊奴無復昔時容態
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吳指揮者悅之欲娶以爲
妾童氏以許人辭吳知其故遣媒謂曰徐郎遼海從
戎歿生未卜縱饒無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
痴守空營蹉跎歲月盍不歸我貴家任汝母女受用
亦不虛度一生也瓊奴堅然不肯吳又使媒姬行言
且壓以官府童氏懼與瓊奴謀曰一從若去五閔星
霜地角天涯魚沉鴈杳真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汝之身事終恐荒唐矧又父
遽淪亡他鄉流落權門側目欲強委禽吾孤兒寡婦
其何術以拒之瓊奴泣曰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
從人背之不義且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
棄舊好而結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殆大棄之不
若也有死而已其肯爲之乎因賦古詞一闋以自誓
其詞寄滿庭芳云

綵鳳分群文鵲失侶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盡
棟積塵埃謾有玉京離燕向東風似訴悲哀主人

去捲簾恩重空屋亦歸來 涇陽憔悴女不逢柳

毅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鏡離臺萬里遼陽卽

去也甚日重圓丁香樹含花到死肯傷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吳指揮者

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釀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時有

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童氏孤

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

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人曰吾僭遼東某衛總小

旗差往海南取軍贄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簾下中

一少年特淳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淒慘之色

可掬童氏心動卽出問之爾誰耶對曰若姓徐浙江

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與若爲婚未成

親而兩家緣事沈責南海若戍東遼不相聞者數載

矣適因入驛見媽媽狀貌酷與若外母相類故不覺

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

曰女名瓊奴字潤貞聞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

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童氏入語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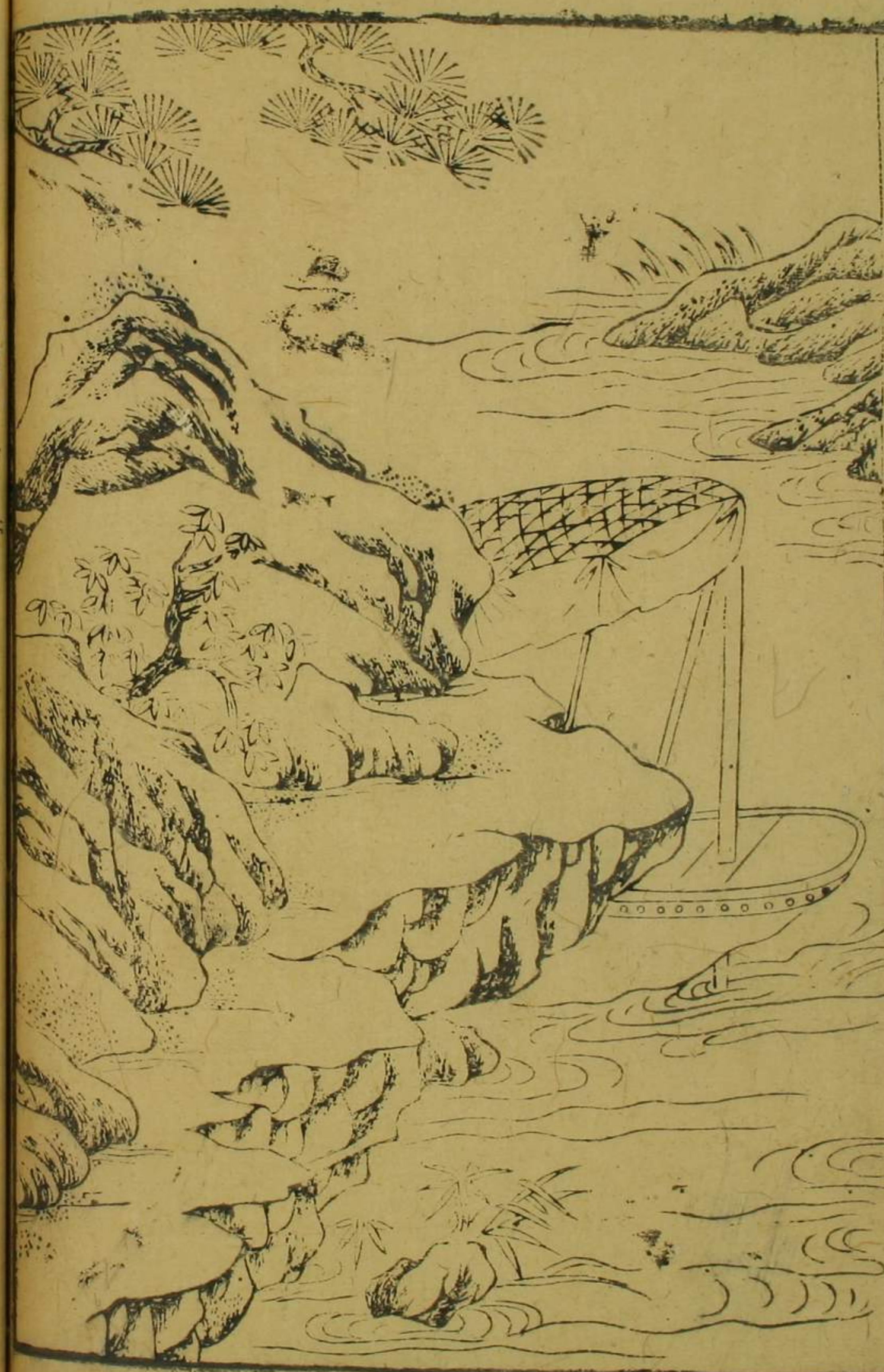
奴瓊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若

卽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卽汝丈
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萬死已得再生
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于杜君及茗之同伴衆口
嗟歎以爲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茗婢姻合盞之
夕喜不塞悲瓊奴訴其衷懷不任懷斷因誦杜少陵
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句殆爲今日說
也茗撫之諄切曰第毋傷感且盡綢繆姑候一年挈
爾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未未相保矣旣而茗同伴
有丁總旗者忠厚人也謂茗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
勾軍之行不必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
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遼茗置酒餞別諸人
起程不料吳指揮者緝知以逃軍爲名捕茗於獄杖
殺之藏屍於壙內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絕
念矣吾將擇日昇輜來迎汝女若又不從定加毒手
媒求諾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
爲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
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
乃具狀以告傅公即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

問而求屍未得政讞訊間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魂有知道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前引馬首徑奔壺前吹開炭火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若于郭外瓊奴哭送自沉于塚側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童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幔亭遇仙錄

杜僕成巴丘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畜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僕成沿流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翠蔓丹桂蒼筠紫蔭幽香芬敷掩冉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路途平坦僕成知為異境欣躍而前但覺風日暄妍天氣清淑真別一境界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城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曰幔亭真境蓋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木嘉樹華屋崇垣流水飛花鳴鷄吠犬遙望高甍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清碧道院



僕成及門依鶴擾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
僕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
入白須臾復出導僕成前進經數處雲窓霧閣迥異
人間瑤樹瓊枝自同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巾
大帶容貌儼雅坐於中間僕成再拜清碧曰汝知人
間有京兆杜伯原乎吾是矣汝吾族子也小子識之
僕成跪謝晚生不及承教訓久之間宗黨及虞楊范
揭諸君子後裔之詳僕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
喜色少焉童子進百花茶僕成喫罷略不知饑追暮

宿之別室楮衾練帳石枕竹床風露凄然睡不成寐
惟櫺間明月窺人飛雪入戶自非神完氣充骨堅志
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僕成飯鹿脯一盤胡麻一器
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
群仙別館諸執事皆遊戲于茲來旦當集吾舍將乞
其詩文送汝歸去姑少俟僕成又大喜過望次早果
有褒衣魏冠瑤琚玉佩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
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僕成端立拱手屏息戶外
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爲來哉清碧曰族子僕成也

吾昔居世累辭微辟而潛心著述今皆散逸獨春秋諸傳正議四十八卷僅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知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覆箱鋒之北巖近因蛟虺作孽水激穴開而由露矣深懼愚夫竊開蓋其數未可以傳於人代故召來命歸室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蠡測拘上然指一字爲褒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王會王兵謀縱謀逆幾於變矣然而託始立法奉奉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益爲天下後世計而以爲爲魯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伯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散則散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析辯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親承趙氏之學又著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其文可謂粲然而其學可謂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

蘊矣但胡康侯主於諷諫高宗復讎未免微有牽強
處故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
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讞議等書皆能發
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
伊川乎已而設宴邊豆具陳穀則黃精玄芝樂則朱
絃綠綺鬱金秬鬯迭勸更酬侍從使令執事有恪莫
敢少聲欬飲既徹乃重焚香篆再進茶甌綠衣童捧
錦軸展石卓上命僕成遍拜坐賓且曰族子此來多
生慶幸今茲遭遇實出宿緣諸仙丈得無動念乎願

明珠玉數聯俾持歸人間以爲奇玩亦斯文盛德美
事也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久不作世人語當
何言耶於是清碧親隸幔亭遊三字於卷端不芒道
人方方壺寫幔亭遊圖于其次紫霄上相玉蟾白真
人摘雄詞挾天藻述幔亭遊序一首文多不載諸仙
遂次第賦詩捷若風雨而閑閑宗師吳全節爲之倡
曰

曾祝蕃釐侍尚方紫壇清夜醺虛皇奎章已拜看
雲賜真境空餘煮雪房物外烟霞端可樂人間富

貴久相忘而翁著述遺書在石室開時更慎藏
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亦賦云

良常暫別武夷遊爲訪名山洞府幽行處獨攜千
歲鶴歸時自控五花蚪經多傳註真成贅道在希
夷信莫求泉石鄉中多勝槩可能來此事藏脩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雲霞誤入玄洲外史家青鳥近傳王
母信蒼龍遙引木郎車相逢只恨仙凡隔歸去寧
愁水陸除儒道異門非確論臨風爲子一長嗟

山水月道人宰淵微吟曰

先生著述勝古人予奪取去皆通神獲麟聖筆久
已絕末學剽竊疇其真惟公特起精凡例迂誕一
空穿鑿廢奇文未許世流傳幽隧重教石封閉先
生已是列仙儒古體親煩漢隸書遙知真向菰齋
裏夜夜虹光貫紫虛

開府真人王溪月歌云

武夷先生洞天住閉口窮經辨經註東海人爭重
管寧南州士競推徐孺尊王賤伯心何勞詞嚴義

正明秋毫奸今已受斧鉞戮善也還蒙華袞褒既
成珍愛比金玉固鎖重封葬山麓埋藏此日閔靈
蹤誦讀何年載人腹鬼守不謹蛟出遊石函一夕
隨奔流先生大懼呼族子函以土石填巖幽因茲
得至清虛境好斷塵緣發深省莫向人間戀火坑
幻身渾似浮漚影玉蟾仙翁未碩儒上卿貴重元
鉅夫玄義詞翰古難有伯雨文章今絕無湖山水
月烟霞老羽客之中詩更好虎臥龍跳筆似飛萬
斛珠璣即時掃群公總是宋元人駭鸞翳鳳爲仙
真千生萬劫難得見如何一旦皆相親是余謬忝
官開府至正年間棄塵土武夷天目長往來獨與而
翁早爲伍渠歸努力毋蹉跎流光日日如擲梭北
邙山上舊墳少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間忽園一道人
李王成虛一先生趙嗣瑛金溪羽人查廣居無爲子
張信甫至伯雨曰奇事奇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
查先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千年又見碧桃開誰家小子如

方朔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爲子詩曰

得道俱爲蓬島客長生已作洞天賓如何却起凡間念更寫雲謠贈世人

園一先生題云

至人收視息恬澹養希夷萬物皆芻狗此身真若遺大道無終始時運有盈虧寄言學仙子試向竅中窺

虛一亦從而作曰

好山遠凝黛弱水難勝載流響聞天風颺輪弭飛蓋因逢世間人聊問今何代

寫畢清碧笑謝諸仙扶攜而出僕成拜受什襲辭歸清碧使人送出洞口倏忽不見回顧四山蒼然榛莽惟錦軸爛爛囊間還覓小舟尚維故處僕成後抵家即往玉笥覆箱之下訪之果有偃松欹于穴竇之側一石函封閉甚固爲山水所衝欲墜未墜橫枕松根僕成以繩懸下巖底築土塞之而加以石焉自爾之後容貌光澤行步如飛蓋啖異饌所致越數年乃棄

妻子攜仙跡遨遊名山罕與人接惟龍虎盧大冶高士與交最密始以卷示盧爲盧言如此盧遂摹三字於仙巖石間且錄其詩文似天師天師求卷不能得盧歿僕成俵俵無所依亦化於山中將化前一夕風雷攝其卷去次午竟逝七日而顏色不變肢體不僵目光不毀識者以爲遇仙屍解云

胡媚娘傳

黃興者新鄭驛卒也偶出夜歸憊憊林下見一狐拾人髑髏戴之向月拜俄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絕有姿容哭新鄭道上且哭且行興尾其後覘之狐不意爲興所窺故作嬌態興心念曰此奇貨可居乃問曰誰氏女子敢深夜行乎對曰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父調官陝西適被盜於前村父母兄弟俱歿冠手財物爲之一空獨奴伏深草得存殘喘至此今孤苦一身無所依託將投水而歿故此哭耳興曰吾家雖貧賤幸不乏饘粥荆妻復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女恐淚拜謝曰長者見憐真再生之父母也隨至興家復以前語告興妻妻見女婉順亦善視之而興



終不言其故時進士蕭裕者八閩人新除耀州判官
過新鄭與新鄭尹彭致和爲中表兄弟因訪致和致
和宿之館驛黃興供役驛中見裕年少迭宕非端士
且所攜行李甚富乃與妻曰吾貧行可脫矣因欲動
裕數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喜其艷也即求
娶爲妾興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
不吝傾貲成之攜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爲人柔順
上自太守之妻次及衆官之室各奉綠羅一端胭脂
十貼事長撫幼皆得其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無間
言其或賓客之來裕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隨呼即
出豐儉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親繰蠶絲深處閨
房足不履外閭裕有疑事輒以咨之即一一剖析曲
盡其情裕自詫得內助而僚案之間亦信其爲賢婦
人也未幾藩府聞裕才能檄委催糧于各府媚娘語
裕曰努力公門盡心王事閨闈細務妾可任之惟當
保重千金之身以圖報涓埃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
也裕領之而別因前進宿于重陽宮道士尹澹然見
之私語裕吏周榮曰爾官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

之憂榮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
末糧完圃州署事屆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黃身體
消瘦所為顛倒舉止倉惶同寅為請醫服藥百無一
効然莫曉其致疾之因周榮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
于太守太守以問裕裕曰然於是謂同知劉恕曰蕭
君臥病皆云有祟吾輩不可坐視劉曰盍請尹道士
而召之乎守即具書幣遣周榮齋詣重陽宮請澹然
澹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濟人為事
可各一行乎便偕榮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為請澹

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春乃新鄭北
門老狐精也化為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禍實匪
測守驚愕曰蕭君內子衆所稱賢安得遽有此論哉
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次
日午澹然按劍書符立召神將須臾鄧辛張三帥森
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蕭裕為妖狐所惑煩
公等即為勦除乃舉筆書檄付帥持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氣始判而天高地下
自此奠其儀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從其類

念幅圓之既廣慨狐魅之滋多緝木葉以爲衣冠
髑髏而改貌擊尾出火以作祟聽冰渡水而致疑
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禪大安入羅漢之地再思多
佞難逃兩脚之譏司空博文能識千年之恠况蕭
裕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薦爾腥臊奪其精
氣投身驛傳之卒作配縉紳之流恣烏合而弗慚
懷豕心而未已綏綏厥狀紫紫其名過可文乎言
之醜也郡城隍失於覺察權且姑容衙上地乃爾
隱藏另行究治其青丘之正犯論黑簿之嚴刑押

赴市曹斃于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鬼悲而有懲
九尾盡誅萬劫不赦耀州衙速令清淨新鄭驛永
絕根苗長閉鬼門之關一準鄧都之律布告廟社
咸使風聞

俄而黑雲滂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娘已震死闌
闌矢守率僚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髑髏猶在其首
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
數番胭脂則桃花瓣數片以示於豁裕始釋然尹公
命焚灰狐瘞之僻處鎮以鐵簡使絕跡焉然後取丹

硃蟹黃篆符與裕服而拂袖歸山飄然不顧矣裕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鄭問黃興興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復爲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嫁狐之實於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